

中國兵學大系

第九冊

兵法  
謀略  
兵大  
坤乾

李浴日選輯

世界兵學社發行

兵謀

寧都魏 禧冰叔

凡兵有可見有不可見可見曰法不可見曰謀法而弗謀猶搏虎以挺及而不設阱也謀而弗法猶察脈觀色而亡方劑也左氏之兵爲謀三十有二曰和曰息曰量曰忍曰弱曰彊曰致曰畏曰防曰需曰疾曰久曰激曰斷曰聽曰詭曰信曰諜曰閒曰內曰囂曰偏曰與曰脅曰假曰名曰辭曰備曰法曰同曰本曰保何謂和上下禮讓同心是也爭車之役潁考叔以

蝥弧先登子都射而顛之非瑕叔盈則鄭師可以喪

敗矣

隱十

故鬪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桓十

是故被

廬之蒐也狐偃讓毛趙衰讓欒枝先軫而文公霸諸

侯

僖廿七

緜上之蒐也士匄讓伯游韓起欒黶讓趙武

民和而諸侯遂睦

襄十

城濮之役晉少長有禮勝楚

僖廿八

邲之役楚卒乘輯睦勝晉故晉郤至曰二憾往

必敗楚孫叔敖反旆而先薄晉軍

宣十

鄢陵之役晉

卑讓有禮勝楚二卿相惡敗

成十六

榭林之役晉中軍

下軍不和故無功

襄十四

平陰之役殖綽郭最面縛

襄十

八故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成十鄭子展

曰晉君方明八鄉和睦必不棄鄭襄八楚鬬辛曰不和

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定五子囊曰上讓下

競晉不可敵也襄九是以崇卒之役魏舒斬荀吳之嬖

人而不怨故敗狄昭元赭邱之役鄭翩願爲鶴御願爲

鵝故華氏敗昭廿一炊鼻之役林雍羞失耳顏鳴三入

齊師而呼之故季氏不敗于囊野洩相叱故齊無功

昭廿六夷儀之役東郭書王猛和故克定九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襄十三趙簡子不讓下皆自伐哀二故范文子後

入成二而孟之側地失策馬哀十與國之師輯睦是也

入鄭之役蔡人怒而敗隱廿楚人驚巴師而巴人叛桓九

秦竊與鄭盟而晉師去僖三鍾離之役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昭廿棘澤之役宛射犬幾陷幣躒襄廿是以

諸侯睦于晉而麻隧勝成十汾之役楚子庚曰諸侯

睦于晉而請嘗之襄十何謂息息民而用之也是故

衛州吁阻兵安忍而衆叛隱四宋殤公十年十一戰而

華督弑桓二士蔣曰虢公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莊廿

七卜偃曰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僖二申叔

時曰楚內棄其民必敗

成十六

沈尹戌曰楚必亡邑不

無民而勞之

昭廿四

魏絳和戎曰民狎其野

襄四

晉悼公

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是以知武子曰修德息師而

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

襄九

王官之役孟明

重施于民

文二

荒浦之役遠子馮請息民以待其卒

襄廿

四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陳文子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

襄廿七

故楚平王不伐吳

以爭州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昭十三

吳夫差視民如

仇而用之日新是以滅于越

哀廿二

何謂量量已之謂

量量諸人之謂量秦桓公伐晉晉侯略狄土而使魏

顛敗秦于輔氏者量也

宣十

楚伐鄭子產曰晉楚將

平不如使逞而歸于是鄭人不禦寇者量也

襄廿六

是

故諸侯之戍謀出華氏以爲楚功

昭廿二

衛人度五伐

可以戰而叛晉

定八

陽虎舍五父之衢寢而爲食

定八

羊牧之使庚輿過烏存

昭廿二

冉有曰魯之羣室衆于

齊之兵車

哀十

孔子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哀十

萊章曰君暴政卑天奉多矣又焉能進

哀廿四

邴

意茲曰絳不三月不能出河

定十三

皆量也是故不量

必敗息侯不度德量力以伐鄭隱十黃人不共楚職

僖十滑人叛鄭僖廿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僖廿衛孔達

伐晉文元救陳宣十鄭侵晉虛滑成十衛侵齊而戰于

新築成二楚伐陳聞喪而還陳不聽命襄十陳恃積聚

而侵楚哀十莒敗齊于壽餘昭廿蕭殺熊相宜僚公

子丙宣十龍殺盧蒲就魁成二莒殺公子平成九鄭侵蔡

而獲公子燮襄八公徒敗于且知昭廿巴人伐楚而敗

于鄆哀十雖狀量而後進諸侯伐鄭聞首止之師而

還圍鄭聞汝上之師而還成十楚伐宋遇台谷之師

而還

成十  
八

晉救陳宋遇北林之師而還

宣元

者弱也何

謂忍晉伯宗曰國君含垢是也今夫能勝人者必能

下人故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故鄭伯內袒牽

羊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襄十  
二息

以違言伐鄭而大敗

隱十  
一

以弗賓傾蔡而滅國喪夫

人也

莊十

故城濮之役楚子入居申

僖廿  
八

王官之役晉

人不出

文三

豚澤之役衛人不伐魯師

定六

邲之戰士會

曰知難而退先穀反之是以大敗

宣十  
三

華元殺申舟

而宋國斃

宣十  
五

重邱人詆孫蒯而喪邑

襄十  
七

曹人詆

子肥而宋公還滅曹哀魯昭公伐季平子而出昭廿五

是故能忍者師有所不戰城有所不攻桑隧之役晉

三卿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若不能

敗爲辱已甚成陽陵之役荀罃曰我寔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戰而不克爲諸侯笑襄偃陽之役荀罃曰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襄鄭駟宏曰知伯愾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哀廿七趙襄子曰以能忍恥

庶無害趙宗故曰知伯貪而愾故韓魏反而喪之哀廿

七 何謂弱強而示之弱以驕之是也晉士蔿不報虢

曰虢公驕必棄其民

莊廿七

文公退三舍以驕子玉

信廿

八

鬬伯比請羸楚師以張隨

桓六

鄭莊公縱叔段使自

斃

隱元

中行桓子盈赤狄之貫

宣六

是以鬬椒救鄭趙盾

曰姑益其疾而去之

宣二

楚侵鄭衛韓厥不報曰使重

其罪民將叛之是以有鄆陵之師

成十

海涇之役齊

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

襄十

陽陵之役知武子

曰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襄十

吳使舒鳩誘楚

而伐桐曰爲我使之無忌

定三

故楚師于棠吳人不出

而子囊以吳爲不能

襄十

何謂彊弱而示之彊以懼

之是也是故楚子敗津而鬻拳脅以伐黃

莊十

楚大

飢而薦賈請出師以罷百濮

文十

新城之役郤缺曰

君弱不可以怠而入蔡

文十

扈之盟鄭子家曰將悉

敝賦以待于儵

文十

爰婁之盟齊賓媚人曰請收合

餘燼背城借一

成

三戶之役楚人曰將通于少習以

聽命

哀

然不可以彊而彊者殆說在陳文子謂齊將

有寇兵不戢必取其族

襄廿

孟獻子謂鄭師競已甚

而有災

襄

不可以弱而弱者衰說在楚圍宋而晉師

不起

宣十

孔子告哀公討陳恒而不從也

哀十

何謂

致我欲戰敵不欲戰而致其師是也城濮之役分曹

衛之田以畀宋拘宛春以怒楚

僖廿八

河曲之役晉深

壘固軍而士會請使輕者肆焉

文十

棘澤之役晉使

張骼輔躒致楚師

襄廿四

邲之役楚使許伯樂伯攝叔

致晉師

定十

吳使舒鳩誘楚而爲之伐桐

定二

邯鄲午

侵齊以致其師而歸衛貢

定十

何謂畏我大而畏我

衆而畏我疆而畏我勝而畏我謀成而畏故曰弗畏

入畏洧陵所謂恃者必敗也

見前篇

是以齊師敗績曹

劓視其轍亂旗靡而後逐之

莊十

趙簡子克鄭傅雙以

爲知在而憂未艾

哀二

鄭敗楚師于棼柳而子良憂其

災者

宣九

畏之至也故鬪伯比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

不固

桓十

薦賈曰子玉剛而無禮必敗

僖廿七

王孫滿

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僖十三

褚師圃曰齊侯克敵而

驕必敗

定九

欒書曰楚君日討國人而訓之于禍至之

無日勝不可保戒懼之不可怠是以邲之戰趙旃席

于軍門之外而晉師敗楚大勝而莊王謙詞求助于

唐侯

宣十

故舟師繁揚再敗而子西喜其可爲者

定六

敗而畏也飲穀陽豎之酒醉不能見者敗而不畏也

成十 非兵而如兵之謂防凡伯朝魯戎伐之楚丘以

歸隱七齊侯鄭伯朝紀而欲襲之桓五楚子以食入享而

滅息莊十晉館于虞以襲虞僖五邾大夫戕鄆子于坐

入宣十慶舍嘗而殺襄廿餘祭觀舟而越俘弑襄廿荀

吳假道以入晉陽昭十白公獻戰備以作亂哀十宋

大尹典空澤之甲以劫六卿哀廿是故乘其不意見

法人以詭我者見皆不可不防楚師在郊鄭人登陴

伍舉逆女鄭請爲墀昭元宋將有災備兵庀武襄九

二子知謀完守入保襄十鄭闕火作授兵登陴昭十

遲而待之之謂需廊降齊師魯莊公曰姑務修德以

待時是也

莊八

救宋之役伯宗曰楚未可與爭君其待

之

宣十

鄆陵之役姚句耳曰其行速速則失志

成十

白公之亂沈諸梁曰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

後入

哀十

戲之役知武子曰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

襄九

邲之役桓子曰楚歸而動不後

宣十

泓上之役太子友曰戰而不克國將亡請待之

哀十

先穀彌庸反之是以大敗萊門之役景伯曰吳輕而

遠不能久請待之季孫不從是以有城下之盟

哀八是

故當需而需者齊桓公伐楚師次召陵而不進是也

四 僖不當需而需者叔孫豹帥師救晉而次于雍榆是

也 三 襄廿且夫兵有需焉以老其師者鄢陵之役欒書

請固壘而待之 六 成十河曲之役臾駢請深壘固軍以

老秦師 二 文十伐鄭之役子展請完守以老楚 八 襄雖然

吾之師則不可以老故鄭申侯曰師老矣出于東方

而遇敵不可用也 四 僖晉軍吏曰楚師老矣何故退 廿 僖

八鄭皇戌曰楚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 二 宣十急

而乘之之謂疾速杞之役隨少師有寵鬪伯比曰敵

有釁不可失也

桓八

采桑之役里克不從狄虢射日期

年狄必至

僖八

曲梁之役伯宗曰必伐之後人或將敬

奉德義而若何待

宣十

牛首之役齊太子光先至于

師而長滕侯

襄十

離城之役子彊曰久將墊隘不如速

戰

襄廿五

邴意茲請伐河內曰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

我既濟水矣

定十

國參請救于陳成子曰大國在敝

邑之字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而成子立

阪鞞馬

哀廿七

蔡公入楚以籓爲軍

昭十

楚爲一昔之

期以襲梁霍

哀四

是故當需者不可以疾當疾者不可

以需需不害疾疾不害从何謂从持久以要之是也

楚伐宋築室反畊者而宋盟宣十諸侯伐鄭歸老幼

居疾于虎牢而鄭服襄九靡角之役歸老幼反孤疾襄廿

六 寒氏之役衛侯城其西北而守之午衆宵燿定十楚

子圍蔡里而栽蔡人男女以辨哀元何謂激自抑以作

其怒是也速杞之役季梁請下之以怒我而怠寇桓八

韓之役韓簡曰三施無報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僖十

二君不從故及于敗是以狄伐衛文公以國讓父子

兄弟而後師于訾婁僖十楚伐庸師叔曰彼驕我怒

八

而後可克

文十

六 冉求再問不對而孟武伯退而蒐乘

哀十

一 何謂斷不疑也人雖疑之我終不疑故曰決者

事之斷也是以舍庫之役陳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

也

哀十

四 蒲騷之役鬪廉不請濟師不更卜

桓十

一 衛大

旱甯莊子請伐邢

僖十

九 伯宗必伐潞

宣十

五 郤克必戰

鄆陵

成十

六 楚昭王必救陳

哀十

十 趙鞅荀瑤不卜伐齊

哀十

哀廿

三 齊侯駕而走郵棠太子光抽劍斷鞅

襄十

八 鐵之

戰晉龜焦而樂丁不順

哀二

二 中牟之役衛龜焦而衛侯

過之

定九

楚惠王以舊卜將公孫寧

哀十

八 匡夫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故夫概王曰臣義而行不待命以其

屬五千擊子常之卒

定四

孫叔敖欲還則南轅反旆

宣十

二士匄伐齊聞喪而還不以請諸君也

襄十九

是故當

斷而不斷必敗城濮之役楚子命子玉去宋而與之

卒

僖廿八

郊之役桓子欲還而聽韓厥以分惡

宣十二

是

也不當斷而斷必敗子玉違命以戰城濮先穀專行

以戰邲是也何謂聽聽聽也或聽于衆或聽于賢或

聽于能或聽于尊不聽則敗聽于私則敗屈假狗于

師曰諫者有刑是以殲子羅

桓十三

韓原之役晉惠公

不聽慶鄭

僖十

泓之役宋襄公不聽子魚

僖廿

城濮

之役子玉不聽楚衆

僖十

秦穆公不聽蹇叔

僖三

先

穀魏錡趙旃不聽荀林父

宣十

欒黶不聽伯游

襄十

四

孫良夫不聽石稷

成

范中行不聽高彊

定十

楚子常

不聽沈尹戌

定

慶舍愾而死于太公之廟

襄廿

昭公

不聽子家羈而敗于且知

昭廿

夫差不聽子胥而越

沼吳

哀

此不聽則敗者也荀林父聽韓厥

宣十

子常

聽史皇

定

此聽于私則敗者也長勺聽曹劌

莊

城濮

聽先軫子犯

僖廿

此聽能者也背鄒聽輿人

僖廿

戲

聽諸侯

襄九

此聽衆者也魏絳從欒伯

襄十

荀偃士匄

從知伯

襄十

此聽尊者也救宋之役聽伯宗

宣十

虎牢

之役聽孟獻子

襄二

狄之滅也聽桓子

宣十

戎之和也

聽魏絳

襄四

此聽賢者也聽人者莫尙賢賢則尊賢則

能賢則衆或曰賢則衆奈何一賢人謀之衆人違之

以聽則不公不公不順不順事不成賢則衆奈何魏

子曰夫聽人者莫尙賢矣欒書侵蔡

成六

楚救之將戰

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乃遂還于是軍帥入戰者

衆或曰聖人與衆同欲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

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此善聽者也成六何謂跪

知人之詭我以詭人皆是也何謂詭人息侯求救于

蔡而使楚伐之莊十晉假道以滅虞僖二秦隈入而繫輿

人昏而傳商密宵坎血加書而盟戍人僖廿魏壽餘

僞叛以歸士會文十晏弱城東陽以圍萊襄六楚備吳

以襲梁霍哀十齊媵女而以藩載欒盈襄廿胥梁帶僞

效封而執烏餘襄廿七士蔑裂田而城爲之卜以執蠻

子哀四荀吳使師僞糴負甲以滅鼓昭廿二用牲于雒以

滅陸渾

昭十

僞會齊師假道鮮虞以入昔陽

昭十

廚

人僕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昭廿

公孫朝請

息肩于齊而伐飲馬之師

昭廿

子上退舍陽子宣言

楚遁

僖三

楚子木衷甲

襄廿

癸何獻兆于慶舍

襄廿

駟赤走侯犯

定十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納師

哀二

越侵楚

以誤吳

哀十

齊人不勝四公子之徒與宋人戰敗而

立孝公

僖十

何謂知之詭秦使冷至召三子卻芮

曰幣重言甘誘我也

僖十

河曲之役秦人請戰夷駢曰

使者目動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文十

平陰之役太子

光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

襄十

北鄙之役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

襄廿五

宋之盟伯

夙曰楚氛甚惡

襄廿七

廩丘之役晉軍吏令繕將進萊

章曰是德言也役將班矣

哀廿四

雒三途之役萇弘曰

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

昭十七

陽虎請伐魯鮑文子

曰是欲罷齊師以奮其詐謀

定九

越子率衆以朝吳且

饋賂之吳人喜而子胥懼曰是豢吳也

哀十一

何謂信

兵雖詭道不厭信禮是故晉文公伐原而退舍

僖廿五

荀吳使鼓殺叛人而繕守備

昭十五

華元子反各輸其

國情

宣十

風沙衛以無備告

襄十

鄭子展請杖信以

待晉

襄八

士句侵齊聞喪而還

襄十

楚人伐陳聞喪乃

正

襄四

東門之盟以藩爲軍而趙武不衷甲

襄七

潛之

役郤宛聞吳亂而還

昭廿七

申包胥哭秦庭而哀公出

師

定四

孔子以禮卻萊人

定十

解揚反楚

宣十

子產命師

無入公宮

襄廿五

子伯季子殺載柩者許公爲曰與不

仁人爭明無不勝

哀十六

子反北師而申叔時曰信禮

之亡必不免

宣十二

晉伐鄭殺鄭行人伯蠲君子曰非

禮

成九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僖廿八 是故聲伯請逆于晉師四日不食以待使者信

也成十連稱管至父及瓜不代而作亂無信也莊八以

詐爲信說在范宣子之以魯莒之情告析文于也襄十

八 何謂諜聞諜也聞之曰閒諜其事曰諜濟西之役

戎侵魯而不知莊十無諜也故曰秦謀襲鄭而晉知

之者諜也僖十一諸侯有成行而子蟜知之襄十魯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定四微虎欲宵攻王舍而吳王一夕三

遷哀八以輕車千乘厭齊師之門告荀寅者哀廿七諜也

弦高以乘韋牛十二犒秦師而遽告于鄭僖十三臧宣

召之長書 兵諜 世楷堂

叔道晉師以伐齊

成二

漚菅人道吳師以伐武城

哀八

亦

謀也羅人欲伐楚師而使伯嘉謀

桓二

子元伐鄭謀

告曰楚幕有烏

莊廿八

齊伐魯宵謀曰齊師遁

哀十一

晉

得秦謀殺諸絳市

宣八

鄭得晉謀殺建

哀十六

而撓之閒而離之是也何謂離晉私許復曹衛而使

宋告絕于楚是也

僖廿八

何謂撓吳使長鬣三人以伏

舟側而迭應是也

昭十七

伯州犁在楚苗賁皇在晉

成十

析公繞角

成六

雍子彭城

成十八

子靈通吳晉

成七

叔孫

輒教吳伐魯而漚菅人道之

哀八

此西鈿吾所謂收吾

憎以閒吾讐

成十入

是遺敵以閒者也苗賁皇雍子狗

師而逸楚囚

成十六十八

吳子縱胡沈之卒

昭廿三

是以敵

爲閒者也駟赤走侯犯

定十

拳彌奔出公

哀廿五

冶區夫

來費人以叛南氏

昭十三

范宣子以魯莒之謀告子家

襄十入

此閒之神也何謂內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肉爛

于外人得而知也魚潰于內人不得而知敵侵于外

奸伏于內不可支矣是故兩軍相對申叔展問河魚

腹疾者內也

宣十三

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之牀者

亦內也

宣十五

楚子孔潘崇帥師伐舒蓼使克燮守而

作亂

文十

楚師在鄭而子孔謀去諸大夫者

襄十

亦

內也自外而內者顯禮至是已

僖廿

內而內者微鄭

夫人啟京城大叔

隱元

陘庭南鄙啟曲沃武公

桓二

鄭厲

公因樂人以殺檀伯

桓五

蔡公因正僕人以殺太子祿

公子罷敵

昭十

寺人貂漏師于多魚

僖二

連稱之從妹

聞襄公

莊八

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

維之戎

僖十

欒盈之入絳也因魏獻子

襄廿

伯有之

入鄭也因馬師頡

哀三

晉先穀召狄

宣十

齊盧蒲癸

王何刺子之

襄廿

殖綽工樓夜縶納齊師

襄十

陳城

而役人相命以各殺其長襄廿三莒嫠婦紡焉以度而

破紀鄣昭十九太子建之母召吳人而啟之以入鄭昭廿

三建召晉師于鄭哀十六魯人懼澹臺子羽哀八衛人病

祝史揮哀廿五內而內者微何謂釁我慎其釁因人之

釁是也何謂慎其釁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

難日至矣文十是也何謂因人之釁鬬伯比曰敵有

釁不可失桓八隨會曰用師觀釁而動宣十是也是故

或以內亂或以飢或以喪何謂亂衛之亂也邾人侵

衛隱五狄之亂也衛人侵狄襄十二晉有范氏之亂齊魯

衛鮮虞伐晉

哀元

陳有夏氏之亂楚子入陳

宣十

閻氏

之族爲亂巴人伐楚

莊十

晉敗于韓狄侵晉

僖十梁

民潰秦伯取梁

僖十

邾分爲三魯取邾

襄十

晉從政

者新三帥專行而伍參勸戰

宣十

晉君少而范山圖

北方

文九

諸侯貳而秦人白狄伐晉

成九

何謂飢楚大飢

戎庸麋百濮皆伐楚

文十

晉飢秦人侵晉而弗能報

襄吳稻蟹不遺種而越人滅吳

哀廿二

何謂喪魯惠

公薨有宋師

隱元

鄭成公卒有晉師

襄二

楚莊王卒有吳

師

襄十

宋人因滕喪而圍滕

宣九

吳子因楚喪而伐楚

昭廿 狄因晉喪而侵齊伐晉 僖三 鄭因滕喪而伐宋

七 成十 伯國死而國人召甯喜克孫氏 襄廿 何謂偪以

六 勢偪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費伯城郎以偪極

隱 二 邾人戍虛邱以偪魯 僖元 魯僖公置桓公子雍于穀

以偪齊 僖廿 楚納魚石于彭城戍之以偪公 成十 駟

赤謂侯犯齊人欲以郈偪魯 定十 孟獻子請城虎牢諸

侯戍焉以偪鄭 襄二 晏弱城東陽以偪萊環城堙之而

傅于堞以入萊 襄二 孟武伯城輸以偪成 哀十 楚靈

王圍徐以逼吳 昭十 鄭城品戈錫處平元之族以偪

宋

哀十

楚昭王大封二公子以害吳

昭三

宋伐曹築

五邑于其郊而因以滅之

哀七

何謂與與國是也凡戰

必仗與國春秋摟諸侯以伐諸侯是故君子必慎其所與或因而擣之以孤敵或翦焉而弱之或攻所惡以取入鄭伯請成于陳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陳侯不從鄭侵焉而大獲隱六鄭伐宋宋不告命于魯而魯會齊謀于防隱九楚侵隨鬬伯比曰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故季梁謂隨侯曰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桓六秦人巴人羣蠻從楚師以滅

庸

文十

六 晉會虞師以取下陽虞滅虢以自滅

僖五

陳蔡

不至而魯之圍邲無功

莊七

江黃會而齊桓伐楚

僖三

城

濮之戰晉使宋以賂晉之賂賂齊秦

僖廿七

鄢陵之戰

申叔時謂子反曰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吾不復

見子矣

成十

六 邲之戰欒書曰楚鄭親矣鄭不可從

宣十

二 孔叔曰齊方勤我背德不祥故鄭伯不成于楚

僖三

又曰國君輕則失親故鄭伯逃師而齊人伐

僖五

慶鄭

曰怒隣不義故晉侯閉糴而敝于韓

僖十

四 鬬椒曰能

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宣二

西鉏吾

日事晉何爲晉必急之

成十

韓厥曰欲求得人必先

勤之乃師于台谷以救宋

成十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

求諸侯于是有南里之役

襄廿六

子庚曰諸侯方睦于

晉乃涉于魚齒之下而還

襄十

鄭子驥曰與人而不

困取惡莫甚焉乃濟涇而次

襄十四

魏絳曰勞師于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襄四

知武子

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襄九

是故諸侯

貳而白狄伐晉

成九

徐伐莒而莒人請盟于魯

文七

鄭侵

晉而太子爲質于楚

成十七

單子欲告急于晉而以王

出次于皇

昭廿二

齊衛圍戚而蒯賸求援于中山

哀三鄭

皇耳侵衛以固與楚

襄十

申公巫臣通吳于晉而教之

叛楚

成七

蔡侯唐侯因吳以害楚

定四

曹背晉奸宋宋人

伐之而晉不救

哀七

吳使魯儼師以伐齊

哀十

晉伐鄭而

駟宏請救于齊

哀廿七

諸侯爲宋伐郟

莊十五

魯穆叔賦

圻父與鴻雁之卒章

襄十六

故曰必仗與國雖然魯莊

公以齊圍郟而郟降齊師

莊八

楚與巴人伐申巴人叛

楚而伐那處

莊十八

周襄王以狄伐鄭其後狄攻周

僖廿

晉文公以秦伐鄭秦背晉而戍之

僖三十

召伯盈逐

王子朝

昭廿六

韓魏反喪知伯

哀廿七

故曰必慎其所與

攜之爲言閒也閒而離之者是

見前

上陽之役晉滅虢

而因以取虞

僖五

揚梁之役秦楚伐宋以報晉

襄十二

齊

人爲徐伐英氏

僖十七

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又因晉喪

而再侵齊

僖十三

晉陳鄭伐許楚故也楚侵陳蔡伐鄭

晉故也

僖十三

楚鄭侵魯西鄙鄭侵宋北鄙晉故也

襄十

晉取鄭而楚陳伐宋

襄十二

楚五大夫圍徐以懼吳

昭十

齊叛晉而國夏伐魯西鄙

定十

鄭桓子思患宋人之

有曹也而救曹

哀七

故曰翦焉而弱之魯隱公欲求宋

而爲之伐邾隱七孟獻子爲晉侵宋成六衛爲晉侵鄭成十

伐鄭成十鄭爲楚侵宋襄二爲晉侵蔡襄八邾爲齊伐魯

襄十魯爲晉侵齊襄四楚爲許伐鄭襄六魯侵鄭取

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定六侵衛晉故也定八宋侵鄭

鄭叛晉也哀十故曰攻其所惡以取入晉侵崇以求成

于秦宣元鄭惡宋以固與晉襄十吳伐桐以來楚定二此

反而用之亦所謂致師者也何謂脅脅以不得不從

是也故兵法曰攻其所必救是故衛伐齊邢狄伐衛

以救齊僖十齊伐魯衛伐齊以救魯僖六楚圍江晉

召代姜氏  
兵謀  
世楷堂

伐楚以救江支鄭侵晉衛侵鄭以救晉成十晉伐鄭七

秦伐晉以救鄭襄十宋圍曹鄭侵宋以救曹哀七此攻

其國者也齊伐鄭楚圍許以救鄭僖六楚伐徐齊伐厲

以救徐僖五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宋僖七楚伐鄭

晉侵蔡以救鄭僖十三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襄四晉

伐鄭楚侵陳侵宋以救鄭成九此攻其與者也何謂

假假于意假于鬼神假于物象是也子犯釋盪腦之

夢僖廿八巫皋徵隊首之夢襄十是謂意樞有聲而卜

偃拜僖十二龍滑孔禮以掌祭謾狄人閔二是謂神公子

偃蒙皋比以敗宋莊胥臣蒙馬以虎皮而陳蔡奔僖

八是謂物雖然鬼神則有子玉不以瓊弁玉纓異河

神而死于連穀僖廿八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禱

于河而勝齊襄十八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宣十五韓厥中

御而從齊侯成二欒盈請嗣事于齊而中行獻子瞑而

受含襄十九楚昭王救陳卜戰與退不吉而死于城父

哀六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穆子帥師昭十

七卜伐宋不吉而趙鞅止哀九是故悖神者凶聽于神

者凶夷吾卜慶鄭吉而不使僖十五天道在西北而南

師不時

襄十

越得歲而吳伐之

昭三

是悖神者凶神

賜之土田而虢公力戰

莊三

是聽于神者凶是故晉

文公卜勤王得阪泉之兆

僖廿五

孫文子卜追皇耳而

兆如山陵

襄十

闕廉不卜伐鄭

桓十

趙鞅荀瑤不卜伐

齊

哀十廿三

楚惠王不更卜公孫寧而敗巴師

哀十

公子

魴改卜而敗矣

昭十七

丁樂衛侯不辟龜焦

定九

或曰左

氏好誣神與卜者誕也魏子曰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信者傳也何謂名傳曰師出有名是也是故名必執

義循禮而後名立宋公不王而鄭伯以王命討宋

僖九

邾人不曾伐宋齊鄭以違命入邾

隱十

齊桓公請師于

周而宋人成

莊十四

敗衛師而數之以王命

莊廿八

救邢

以從簡書而諸侯悅

閔元

辭子華而鄭服

僖七

責楚苞茅

不貢而楚知罪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名不節也

僖四

晉

文公左師逆王而諸侯從

僖廿五

而臧文仲道子玉伐

齊宋以其不臣也

僖廿六

故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效

尤有禍請君朝王而臣從師

文元

樂王鮒謂范宣子曰

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從而克

襄廿三

高彊謂范中

行曰若先伐君是使睦也不從而敗

定十

桓魋欲攻

君子車曰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

哀十四

石乞請弑

王白公曰弑王不祥

哀十六

靈不緩徇于國曰與我者

救君者也而衆與樂得曰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

甚焉而施于大尹

哀廿六

陳乞鮑牧以甲入于公宮

哀廿六

楚莊王謂陳人曰無動將討于少西氏而陳服

宣十

沈諸梁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而箴尹固從

哀十六

范

鞅曰欒氏帥賊以入而魏舒之公

襄廿三

夫名不一類

晉人之用名也奇城濮之戰退三舍欲進而以退爲

名也則其有名于進也矣

僖廿八

汪之役辟秦焉而先

伐之欲退而以進爲名也則其有名于退也矣

文延

州季子謂楚子期曰我請退以爲子名是善居名者

也

哀十

何謂辭辭令也鄭息之役傳日不徵辭是也

隱十

一甯母之會管仲曰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何懼是也

僖七

故有以辭全有以辭敗宋使失對魯不

出師

隱五

子玉取二狐偃決戰

僖廿八

夔子飾詞楚人滅

之

僖廿五

彘子反辭大敗于邲

宣十二

子駟強辭諸侯復

伐

襄九

荀偃專辭械林無功

襄十四

子朱易辭三軍暴骨

襄

廿六

是故詹父有辭而以王師伐虢

桓十

魯有辭而

郎之戰交綏

桓十

荀息有辭而虞公假道

僖二

陰貽孫有

辭晉人哭且悅而秦穆公歸夷吾

僖五

展喜有辭而

齊侯還

僖六

燭之武有辭而秦伯戍

僖十

邾人有辭

而宣子從

文四

攝叔有辭而鮑癸不逐

宣二

鄭子家

有辭而鞏朔行成

文七

鄭伯有辭而楚莊許平

宣七

賓媚人有辭而晉師罷

成二

宋有辭而楚人患之

昭二

隨有辭而吳人退

定四

宋左師辭順而民從大尹無別

襄六

而民叛

襄五

何

謂備未戰備戰未敗備敗書曰有備無患是也縞葛

之役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桓

羅之敗屈瑕不設備

桓

三魯桓公告疆吏曰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桓

十弦

子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僖

臧文仲諫僖公曰無備

雖衆不可恃也僖公不從而敗于升陘

僖

廿嘗婁之

役邾人不設備而襄仲再伐

襄

三庸人勝楚不設備

而楚滅之

文

十邾之戰晉楚之言備也詳楚軍左轅

右追蓐前茅慮無故士會曰軍政不戒而備不可敵

也鄭皇戍曰楚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樂書曰

二廣代駕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卻克曰二憾往矣

不備必敗士會曰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

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撤警故楚

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以從唐侯士會設七覆而

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而濟也故曰邲之戰晉楚

之言備也詳

宣十

二為齊難故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

守備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成元

魯勝齊季孫命脩

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哀十

一西宮之難子

產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襄十

淝梁之會警守而下

襄十

六

旃然之役楚師將涉潁而城上賴

襄十

八林鍾之役魯

城西郭武城

襄十

師于鍼衛人不保而夏陽說欲襲

衛

成六

渠邱公恃陋楚浹辰而克其三都

成八

故曰恃陋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豫備不虞善之大者也是以狄

人不備而敗于交剛

成十二

宋人不備而敗于洧陵

成十

六

舒庸人不備而滅于楚

成十七

楚人弗傲而敗于臯

舟

襄十四

陳不設備而司徒印獲

襄十七

莒人不設備而

敗于蚡泉遠啟疆不設備而敗于鵲岸

俱昭五

鮮虞人

不修備而獲于晉

昭十三

許不設備而大獲于鄭

成八

楚

邊人不備而吳滅巢鍾離

昭廿四

故晉侯使詹嘉處瑕

守桃林之塞以備秦

文十

鄭子展請完守以老楚

襄八

魯成公待于壞墮而申宮警備

成十

公斂處父請孟

孫先備

定八

成人成備而後告齊

昭廿六

周先警戒備而

大獲

昭十七

雩婁之役秦楚侵吳聞吳有備而還

襄廿六

珉箕之役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于是楚子使沈尹

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命于雩婁

昭五

是以慶舍之誅

也甲環公宮矣士釋甲束馬而觀優于魚里

襄廿八

邾

子益之囚也魯師及范門而猶聞鐘聲

哀七

何謂法法

莫大乎賞罰是故莫敖緝于荒谷

桓十三

子玉死于連

穀

僖廿八

子反死于瑕

成十

城濮之役殺顛頡祁瞞舟

之橋

僖廿八

清之役殺先穀而滅其族

宣十

曲梁之役

魏絳戮揚干之僕

襄三

崇卒之役魏舒斬荀吳之嬖人

昭元

孟諸之役申舟扶宋公之僕

文十

此罰法也鄭莊公

詛射潁考叔者

隱十

先穀償命于邲而無誅

宣十城

濮之役殺顛頡而黜魏犇

僖廿八

河曲之役放胥甲而

釋趙穿

宣元

失罰也箕之役卻缺爲卿

僖十三

鞏之役厥

括朔穿雖旃皆爲卿

成三

赤狄之役以黻冕命士會爲

太傅

宣六

入陳之役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

路再命之服皆有邑襄廿六晉襄公賞桓子狄臣千室

五宣十悼公賜魏絳金石之樂襄十一宋武公賞彤班以

關門之征文十一齊侯旌敝無存以犀軒與直蓋三磁

而親推之定九魯之嬖僮汪錡可無殤哀十一此賞法也

衛侯生賜北宮喜析朱鉏以墓田與諡昭二十鬪懷欲

弑君而與于復國之賞定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四僖廿失賞也魏子曰孟明三用文三荀林父復其位宣十

二治父之羣帥免桓十舉卻缺也賞胥臣以先茅之

縣僖十三庸中行伯也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宣十五先軫

死狄晉襄公命先且居將中軍傳三十三陳成子救鄭召

顏涿聚之子晉而賞以邑與車襄廿七子木滅舒鳩而

賞蔣掩襄廿五卻獻子將救人既斬而使速以狗成二魏

絳戮揚干而悼公與之禮食佐新軍襄三崑之役鄭子

賸狗曰得桓魋者有賞而魋逃哀十三雍邱之令曰使

有能者無死而郊張鄭羅歸哀九鐵之戰趙簡子設衆

賞而自設罰哀二此賞罰之善者也何謂同同甘苦也

楚饑伐庸振廩而同食文十六闔廬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所嘗者卒乘與焉哀元是以申叔儀歌佩玉而

知吳所以亡

哀十

羊羹不及斟而華元獲

宣二

後食射

犬于幄外而再不謀

襄廿四

然而士養于素德行于非

所望是故翳桑餓夫倒戟以出宣子

宣二

而公孫龙取

子姚之旗者素也

哀二

何謂本修其本以勝之是也辟

之樹土厚根暢而柯葉茂雖風雨不搖是故可以戰

可以無戰不以戰設也而戰已畢故季梁曰君姑修

政而親兄弟之國

桓六

鄧曼曰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告莫敖以天之不假易也

桓十三

長勺曰分衣

食信玉帛察小大之獄以情

莊十

士蔿曰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莊廿七申

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成十六子魚曰君姑

內省德無闕而後動僖十九季札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哀十晉文公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知禮

知信僖廿七韓之役韓簡曰師少于我鬪士倍僖十城

濮之役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僖廿八孟明增德修

政重施趙成子曰不可敵也文二楚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隨武子曰不可敵也宣十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

子西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故曰闔廬在國親

巡孤寡而其困之

哀陳成子救鄭屬孤寡而三日

元

朝

哀廿七

是以衛文公布衣帛冠訓農通商惠公勸學

任能致革車三百乘以伐邢

二閱

楚子重已責逮鯀救

乏赦罪悉師爲陽橋之會而晉人畏

二成

晉悼公任賢

授能施舍輸貸修民事田以時三駕而楚不敢爭

九襄

范宣子曰楚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

五襄

子囊曰君

明臣忠士讓下競晉不可敵

九襄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

襄十

楚平王簡兵而撫其民振窮養老救災赦罪任

良物官

昭十

楚再敗子西遷郢于郟而改紀其政

六定

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六哀十

季康子欲伐邾

子服景伯曰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

保

七哀

此皆所謂知本者也故仲孫湫告齊桓公曰親

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者本也

元閔

是以衛懿公

好鶴受甲者不戰

元閔

梁伯

九僖十

齊咎如失民而潰

三成

不知本也曰和曰忍曰量曰息曰畏曰信曰同本也

曰恃失本也夫先譽于敵以取禍皆不知本者也是

故戎伐凡伯于楚邱凡伯不賓也

七隱

魯伐杞朝而不

敬也

二桓

曲沃武公伐翼侵陘庭之田而南鄙啟也

二桓

楚伐鄆鄆人奪楚幣也

桓九

虢仲譖詹父伐焉而奔虞

虞公求璧劍伐焉而奔共池也魯鄭交伐宋宋無信

也

俱桓十二

又賁賂無厭也

桓十三

楚伐蔡蔡侯止息媯弗

賓也

莊十

齊滅譚

莊十

楚伐鄭

莊十

侵陳

襄四

魯入杞

僖五

莊十

晉滅曹衛

僖廿八

無禮也諸侯伐鄭鄭無故侵宋也

六

齊滅遂諸侯會北杏而遂人不至也

莊十三

伐宋討

不與盟于齊也

僖十三

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也

為國以晉師殺夷詭諸免而弗報也

莊十六

秦執夷吾

于韓倍賂也

莊十六

公子友敗莒人于鄆求賂也

僖元

鄭

穆公曰晉不足與于是乎伐宋會扈取賂也

宣元

虞之

滅貪賂也

僖五

蔡之潰蔡姬未絕而嫁也

僖三

諸侯伐鄭

逃首止之盟也

僖六

楚再伐麋逃厥貂之會也

宣元

晉伐

蔡蔡人不與新城之盟也

文五

伐許不與雞澤也

襄三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

僖十

秦入

都都叛楚即秦又貳于楚也楚滅六六叛楚即東夷

也

俱文六

圍巢

文二

滅舒蓼

宣入

叛也伐黃不歸楚貢也

僖一

宋伐曹

僖五

吳侵陳

哀元

修舊怨也楚伐陳討貳

于宋也

僖三

晉敗秦于殽貪而輕也

僖十三

晉伐衛取

戚不朝晉且侵鄭也

文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三宣

魯伐莒取向莒人不冒平剡也

四宣

潞之滅怙其雋才

而不茂德也

五宣十

泓之陽宋公強求諸侯且不阻隘

不鼓不成列也

二僖廿

鞏之敗婦人之笑辱也

二成

劉康

公敗績于徐吾氏平戎而徼戎也

元成

諸侯伐邾邾成

于吳也

八成

楚敗于鄢陵無信也

六成

楚滅舒庸道吳

伐楚也

七成十

鄭皇耳獲無故侵衛也

十襄

齊侯貳于晉

而圍成范宣子假羽毛而弗歸也

五襄十

衛石買孫蒯

執伐曹取重邱也

八襄十

鄭子展子產入陳陳隧非堙

木刊也

襄廿五

楚滅舒鳩卒叛楚也

襄廿五

楚未撫其民

而城州來以挑吳也

昭十

鼓之滅晉反鼓子而叛于

鮮虞也

昭廿二

巢鍾離之亡勞民速寇而無備也

昭廿四

魯侵鄭取匡鄭伐周邑也

定六

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邯

鄆午殺人于西門報寒氏也

俱定十

楚滅胡胡子俘楚

邑而不事楚也

定五

圍蔡報柏舉也

哀元

夫差敗越于

夫椒報檇李也

哀元

趙鞅圍中牟衛助范氏也

哀五

晉師

侵衛衛不服也

哀七

吳伐魯武城犯盟伐邾也

哀八

伐齊

南鄙乞師辭師也

哀十

宋取鄭師取邑于外也

哀九

楚伐

陳陳卽吳也

哀九

清之師齊爲郟故也

哀十

知伯貪而復

故趙襄子基知伯韓魏反而喪之也

哀廿七

何謂保保

其勝也未戰脩其本旣戰保其勝虢公驟勝而驕

莊廿

七卻至戰勝而求掩其王

成十六

季武子作林鐘昭所

獲焉以怒大國

襄十九

未有不敗者也是故楚獲少師

而鬪伯比請許隨盟

桓八

城濮勝而文公憂

僖廿八

穀彭

衙勝而趙衰辟秦

文二

王官交勝而秦穆公以江滅自

懼

文四

陳敗楚獲公子棧而懼而請平

文九

楚莊王克鄭

而許之平勝晉而不爲京觀稱武德焉

宣十二

鞏勝而

晉大夫讓功

成二

鄆陵勝而范文子戒修德

成十

鄭服

而晉悼公禮鄭四納斥堠禁侵掠

襄十

莒人勝而再

行成于齊

襄廿三  
昭廿二

于產入陳而爲之致民致節致地

襄廿

魯勝齊而季孫修守備

哀十

申包胥以秦師興

楚而逃賞

定五

沈諸梁克白公而老于葉

哀十  
六

印  
不  
言  
言

身  
利  
卷  
第  
六

三

藏  
板

兵謀跋

兵家言卓卓者曰孫子曰吳子曰司馬法而其善言謀者尤莫如孫子五間之類雖然謀非一途也擇之貴精慮之貴熟用之貴簡取之貴博天將曉而先陰火將滅而暫明此兵謀也易攻陰陽詩窮性情此兵謀也微而至于狸之捕鼠蝟之制虎卽且之甘帶皆兵謀也然則集古人已事而究其謀之所在此取諸近者矣勺庭魏先生爲文喜用左氏法嘗綜左氏言兵事剖決而貫穿之爲謀三十有二謂之兵謀嘗聞

岳武穆用兵以陣圖爲古法不足泥顧好讀左氏則  
先生此書豈眞紙上談哉甲辰初夏吳江沈懋識

兵法

寧都魏 禧冰叔著

兵不法不立魏子曰左氏之兵爲法二十有二曰先  
曰潛曰覆曰誘曰乘曰衷曰誤曰瑕曰援曰分曰嘗  
曰險曰整曰暇曰衆曰簡曰一曰勸曰死曰物曰變  
曰將何謂先魏子曰兵有先聲以奪人者有先發而  
制人者所謂先聲奪人者管之役魯隱公先敗宋師  
而鄭人以入郟入防隱十許之役瑕叔盈以蚤弧登周  
麾而呼曰君登矣而鄭師畢登隱十平陰之役范宣

子曰魯莒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而齊侯恐

襄十鄆陵

之役苗賁皇曰秣馬利兵明日復戰而楚王宵遁

成十

六彭城之役雍子發命于軍歸老幼反孤疾師陳焚

次明日將戰而楚師宵潰

襄廿六

上雒之役楚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曰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哀四

鄭子賸使狗

曰得桓魋者有賞

哀十

救鄭之役有自晉師告者曰

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

哀廿七

所謂先發制人

者鄆之役莊公聞期而命子封帥車七百乘以伐京

隱元

郎之役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先犯之

莊十

蒲騷之

役楚以銳師宵加于鄖

桓十

莒人求賂而公子友敗諸

鄆

僖元

剗首之役趙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文七

孫叔

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車馳卒奔以敗晉于

邲

宣十

廚人濮曰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故齊宋敗

吳師于鴻口

昭廿一

陳乞謂諸大夫曰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無及也

哀六

虞公求寶劍而虞叔伐之

桓十

楚飢伐庸而百濮罷

文六

鄆之役魯薄宋未陳

一

河曲之役曳駢請薄秦師于河

文十

泓之役子魚

請薄楚半濟又薄其未陳

僖廿二

夾泝之役大孫伯懼

晉人半濟而薄我

三 僖廿

夫欒王半濟而擊楚

四 定中行

穆子未陳而薄翟

昭元

叔弓未陳而薄莒

昭五

是故滑之

役弦高以牛韋犒秦師鄭穆公使秦戍取麋鹿

僖三十三

亦謀之爲先聲先發者也何謂潛潛而軍之是也梁

霍之襲楚爲一昔之期

哀四

極之入無駭因費庠父城

郟之師而勝者

隱二

潛也濟西之追戎侵魯而魯人不

知

莊十

商密之傳秦人過析而二公子不知

僖廿五者

潛也故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僖三十三

是故鄭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而敗燕師

于北制五趙盾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又十楚子乘

驛會師于臨品而滅庸文十秦庶長鮑先入晉地而

庶長武濟自輔氏以與鮑交伐晉師襄十吳人不出

而自臯舟之隘以要擊楚師襄十見舟于豫章潛師

于巢而敗楚定司馬戌欲使子常與吳沿漢而已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定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而

齊人敗之哀十越子夜使左右句卒鼓譟而三軍潛涉

以鼓吳之中軍哀十何謂覆伏而乘之是也北戎侵

鄭鄭爲三覆以待隱九絞驅徒役于山中楚人坐其北

門而覆諸山下

桓十

邲之戰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于敖前

宣十

邱輿之役公子偃使東鄙覆諸鄭

成三

庸浦之役楚設三覆以敗吳

襄十

夫渠之役鄭人覆

之而敗宋于洧陵

成十

齊墮伏以待魯

定七

何謂誘以

弱示之是也齊墮伏以待魯

定七

公子突使勇而無剛

者嘗寇而速去

隱九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

僖廿八

七邁皆北而楚滅庸

文十

庸浦之役

養叔請誘吳師

襄十

離城之役子彊以私卒誘吳

襄廿

晉欒范易行以誘楚

襄廿六

魏舒五陳相離以誘翟

五

昭元滑羅不退于列以誘曹定十鍾離之役吳公子光

曰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昭廿以敗嘗之

是也衷其師者必先敗見後以利餌之是也屈瑕請無

捍樵采以誘絞桓十巢牛臣啟門以誘諸樊襄廿陳

鮑氏爲優以誘慶氏襄廿魏子曰凡兵莫善于潛于

覆于乘于衷矣潛而襲之覆而要之衷而斷之乘之

以奇兵是皆誘也未華御士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文十廬戢黎誘殺鬪克公子燮文十

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桓七其所爲誘吾不得而知

也何謂乘乘間也出其不意先發以制人乘于末陳

乘于半濟者皆是也

見前

伐宋之役魯敗宋師于菅鄭

入防郟鄭師在郊宋衛蔡入戴鄭人圍戴

以取三師而入宋

隱十

鄆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

成十

六

朝歌之役趙鞅師于其南面荀寅伐其北

哀四

魯僖

公在會而滅項

僖七

鄭伯會晉師而明于許

成八

秦襲

鄭不克而滅滑

僖十三

晉侵蔡不獲而侵沈

成入

季武子

救台入瑕

襄十二

崔杼送陳無字而侵介根

襄廿四

秦師

夜遁而侵晉及瑕

文十二

楚敗于吳而滅唐

定五

晉以諸

侯伐鄭而以郟師侵陳楚襄元晉師悉起于平邱而荀

吳侵鮮虞昭十狄間晉之有鄭虞也而侵齊僖三閒

宋之盟而侵晉成十吳在楚而于越入吳定四鄭因楚

敗而入許定六晉圍朝歌而狄襲之定四吳入楚而胡

子俘楚之近邑定五諸侯伐郟而鄭侵宋莊五魯間

晉難而伐邾取須句文七齊謂諸侯不能也而侵魯西

鄙文五莒人間諸侯之有事而伐魯東鄙襄十虛邱之

戍將歸而魯人敗之僖元楚師還自徐而吳人敗之昭十

三公孫申彊許田而許人敗之成四邾子藉稻而邾人

俘之昭十孫林父嘉出而甯嘉伐襄襄廿烏餘襲羊

角乘大雨竇入以襲高魚襄廿伯有竇入以伐舊北

門襄三斐豹待于隱而自後擊殺督戎襄三巢牛臣

隱于短牆以射諸樊襄廿齊人醉而遂人殲齊師莊

七狄飲酒而甘歎敗狄于邾垂文十慶氏之士飲酒

觀優而子尾殺子之襄廿伯有醉而子皙伐襄三夙

沙衛會食而殖綽工偃夜絕納齊師襄十陽闕之役

陽虎焚萊門以警魯師而犯之定九舍墓之役曹人兇

懼而晉攻之僖廿大戢之役鄭人入井倒戟而獲狂

狡

宣二

鄢陵之役蒯翰胡欲使謀輅鄭伯而從俘

成十六

刳首之役趙盾潛師夜起

文七

穎上之役鄭子罕宵軍

之而宋齊衛失軍

成十六

旅松之役鄢叔紇宵犯齊師

以送臧紇

襄十七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襄廿三

楚以銳師宵加于郟

桓十一

魯陽虎欲宵攻齊師

定七

虎欲宵攻吳王之舍

哀八

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

昭廿

二楚爲一昔之期以襲梁霍

哀四

公孫龙宵攻鄭師取

蠡旗于子姚之幕下

哀二

鄭宵突陳城

襄廿五

何謂衷折

而取其衷是也今有敵師于此我衝其師爲二是我

以衷斷敵也我攻其前後而夾之是我使敵衷也北

戎侵鄭公子突去以誘之覆以待之衷戎師而前後

擊之

隱九

楚圍鄆鬪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北而

與巴師夾攻鄧人

桓九

城濮之戰狐毛設二旆而退欒

枝與曳柴而偽遁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毛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

僖廿八

吳人要擊楚師而獲鄧廖

襄三自

臯舟之隘要擊楚師而楚不能相救

襄十四

吳人居楚

師之間七日而子彊憂爲禽

襄廿五

邾師過離姑武武

人以兵塞其前推其後之木以蹙之而取邾師

昭廿二

司馬戍欲毀吳舟使子常濟漢伐之而自後擊吳

定四

荀寅伐北郭之圍使其徒自北門入而犯師以出

哀三

何謂誤伍員曰多方以誤之是也

昭三

乾時之役秦

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

莊九

繞角之役析公使晉多

鼓鈞聲以夜軍楚師

襄廿六

雞父之役吳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蔡頓曰吾君死矣

昭廿三

申公巫臣使吳伐楚

而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成七

吳伐夷侵潛六圍弦楚

師至而吳還

昭三十一

笠澤之役越子夜使左右句卒或

左或右鼓譟以亂吳師

哀十七

何謂瑕管子曰攻瑕則

堅者瑕是也繻葛之役鄭子元請先犯陳蔡

桓五

郎之

役公子偃先犯宋師

莊十

城濮之役亦先犯陳蔡

僖廿八

鍾離之役吳子先犯胡沈陳

昭廿三

鄆陵之役苗賁皇

請先擊左右

成十六

速杞之役季梁亦請攻右

桓八

柏舉

之役夫槩王先擊子常之卒

定四

皆所謂攻瑕者也夫

攻堅者說在楚以銳師敗郢而四邑離

桓十

巢牛臣

謂是君也死而疆其少安

襄廿五

何謂援聲援是也兵

必置援以備不虞且張其聲故孟穆伯帥諸侯之師

救徐而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僖十五

右師圍溫左師逆

王而晉侯次于陽樊

傳廿五

楚鬬克屈禦寇屯于柝以

援商密

傳廿五

僖公伐齊寘桓公子雍于穀以爲魯援

傳廿六

楚伐鄭楚子師于狼淵

文九

侵庸楚子大師次句

澁

文十六

左尹子重侵宋而王待諸郟

宣十一

子辛皇辰

侵宋而子重爲後鎮

成十八

晉伐鄭晉侯衛侯次于戚

襄元

秦伐晉楚子師于武城

哀九

吳侵楚養叔奔命子庚

以師繼之

襄十三

楚五大夫圍徐而楚子次于乾谿以

爲援

昭十三

魯次督揚聲伯請逆于晉師

成十六

何謂分

兵必分道以攻則奇以守則固以罷人則逸以息民

則不勞以備不虞則不敗繻葛之役鄭子元請爲左

拒以當蔡衛右拒以當陳

桓五

鄢陵之役苗賁皇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

成十六

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

桓十二

羅

之役羅與盧戎兩軍之

桓十三

王城之役鄭伯將王自

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

莊廿二

陽樊之役右師圍溫左

師逆王

僖廿五

圍鄭之役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僖三十

北

林之役齊宋門鄭東門荀罃自西郊以東侵舊許孫

林父侵其北鄙而諸侯會于北林

襄十一

平陰之役荀

偃上句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廬而諸侯門其三門焚四郭

襄十楚

伐庸分爲二隊子越自石谿子貝自仞

文十

魯齊鄭

伐宋魯敗宋師于菅而鄭師入郟入防

隱十

齊伐魯齊

侯圍桃高厚圍防

襄十

齊伐晉爲二隊以入孟門

襄廿

三吳圍潛楚五尹四出其師以救之而吳師不能退

昭廿

知武子三分四軍以敝楚而門鄭三門

襄九吳爲

三師以肆楚而多方以誤之

昭三

楚臨上雒左師軍

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

哀四

子朝之亂晉師軍于四地

王師軍于三邑

昭廿

單劉伐子朝于尹單子從阪道

劉子從尹道

昭廿三

其討儋翩之黨也單子伐穀城劉

子伐儀栗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

定八

伐楚之役齊桓

公帥八國于召陵而江黃各守其境

傳四詳胡傳

伐鄭之

役楚師次于魚陵右師次于旃然而銳師侵其五邑

襄十

八 抵箕之役楚子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

命于雩婁

昭五

越子伐吳泓上之役爲二隧

襄十

笠澤

之役爲左右句卒

哀十七

稷曲之役老幼守宮

哀十

是

故宋皇瑛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而取之此用合者

也哀九 繻葛

桓五

鄢陵

成十六

三軍萃于王卒離城私卒誘

之而簡師會之

襄廿五

秦子蒲使楚人先戰吳而自稷

會之

定五

庶長鮑先入晉地而武濟自輔氏以交伐晉

師

襄十

此以分爲合者也何謂嘗嘗試也晉人侵鄭

以觀其可攻與否是也

僖三十

是故汾之役子庚曰臣

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

襄十

欬鼻之

役梁邱據曰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若其無成君

無辱焉

昭廿六

沂之役秦子蒲使楚人先戰以知吳道

定五

何謂險凡戰必知地之險阻而爲之制故有自迫

于險者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是也是以鄆有虞心

恃其城而無鬪志

桓

范宣子出豹而閉之

襄十

有憑

險以自固者楚師舍鄴而晉亦患

僖廿八

楚飢且亂而

謀徙于坂高

文十

晉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昭廿六

孟

孺子速塞海陘

襄十

夙沙衛請守險而連大車以塞

隧

襄十

申鮮虞枕轡而寢于舟中

襄廿五

有厄人于險

者蹇叔曰晉敗我必于殽殽有二陵焉

僖十三

魏獻子

伐狄曰困諸阨必克

昭元

衛殺馬于隘以塞道

襄十

陳

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襄廿八

棠之役吳人要楚師于

臯舟之隘

襄十四

夾漢之役司馬戍欲塞大隧直轅冥

阨定四離姑之役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水而弗殊

推而蹙之以取邾師

昭廿三

蓋獲之役齊氏使祝肅寘

戈于車薪以當門而一乘從公孟

昭二十

有陷人于險

者子洩道吳從武城

哀八

是故徑師于險如防大敵故

齊爲二隊以入孟門

襄廿三

秦師入險而脫

僖十三

楚師

過險而不整

成十六

而王孫滿姚句耳皆知其敗也有

自奮以出于險者欒鍼掀公以出于淖楚師薄于險

而叔山冉搏人以投

俱成十六

何謂整鄆陵之役欒鍼曰

好以衆整是也

成十六

故曰軍行如敵至戎伐鄭公子

突曰戎輕而不整

隱九

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

寡謀

桓十

羅之役屈瑕亂次以濟

桓十

郎之役公子

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莊十

穀之役王孫滿曰秦師輕

入險而脫必敗

僖十三

巢之役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我獲射之必殪

襄廿五

鍾離之役公子光曰帥賤而不

能整可敗也

昭廿三

河內之役齊侯介而驅輕故無功

定十

晉伐鄭蒐焉而還示之以整

宣十四

城濮之役子

玉收其卒而止

僖廿八

邲之役士會之上軍未動

宣十

故皆不敗鄢陵之役陳而不整合而加囂故姚句耳

曰過險而不整不整喪列欒書曰楚師輕窵待其退

而擊之必勝

成十  
六

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

襄廿  
六

公子光曰後者敦陳整旅

昭廿  
二

是以涉佗門于衛步

左右立如植日中而衛不敢啟門

定  
十

陳成子救鄭違

穀七里而穀人不知者

哀廿  
七

整也故句踐患吳之整

也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以自勁吳師屬目而遂伐

之

定十  
四

何謂暇欒鍼曰好以暇是也無事示之暇有

事示之暇是故兩軍伐鼓而鍼執榼承飲

成十  
六

楚王

薨楠木莫敖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也

莊  
四

遠市之役鄭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而楚兵不敢進

莊廿九

邲之役樂

伯兩馬掉鞅射麋以獻鮑癸魏錡射麋以獻潘黨

宣十

二 棘澤之役張幣輔躒踞轉而鼓琴

襄廿四

平陰之役

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荷爲公琴州綽

以枚數闔

襄十八

陽虎舍五父之衢寢而爲食

定八

鄭人

圍許而示晉不急君

成九

雖然鍼之攝飲則可卻至之

免胄趨風受弓肅使者則不可

成十六

何謂衆兵有以

少勝有以多勝少者奇兵也精兵也多者正兵也兵

衆合之則衆分之則奇故衆不可忽也城濮之役晉

伐木益兵楚王少與子玉之師而敗

僖廿八

鞍之役卻

克請八百乘而勝

成二

蕭魚之役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而鄭伯受盟

襄十一

平陰之役晉斥山澤而旆之乘車

者左實右僞以輿曳柴而齊侯脫歸

襄十八

鄆陵之役

晉人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成十六

子重曰師衆而

後可大戶悉師王卒盡行而晉人辟

成二

叔向曰諸侯

有間不可以不示衆也建旆而諸侯畏

昭三

故晉敗

楚鄭入陳以七百乘

僖廿八襄廿五

捷菑之納鞍之勝以八

百乘

成二文十四

鐵之戰陽虎以先驅之旆益兵車而衛

太子自投于車下

哀三

何謂簡簡其精銳也鄭之役楚

以銳師宵加于鄭

桓十

鄢陵之役卻至曰楚有六間王

卒以舊舊不必良

成十

離城之役子彊曰簡師陳以待

我

襄廿五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

襄三

孟氏使圍人之壯

者築室于門外

定八

齊邴意茲以銳師伐河內

定三

楚

以銳師侵鄭五色

襄八

魯微虎欲宵攻王舍屬徒七

百三踊于幕庭而得三百人

哀八

清之役冉有亦以武

城人三百爲已徒卒

哀一

泓上之役彌庸屬徒五千

三

哀十

何謂一號令進退不二也吳入楚以班處官而

夫槩子山爭

定四

魯入邾處公宮而師晝夜掠

襄七

皆無

號令者也故鄭子展子產入陳命師無入公宮而親

御諸門使其衆男女別而纍而數俘以出

襄廿五

管子

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以縑葛之戰命二拒

曰旂動而鼓

桓五

王黑以靈姑鉞率請斷三尺焉而用

之昭十厨人濮御曰揚徽者公徒也

昭廿一

孟氏望見叔

孫之旌而伐公徒

昭廿五

楚子將乘右廣屈蕩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

宣十

欒書將載晉侯鍼曰侵官失官

離局有三罪

成十六

知伯視齊師馬駭而驅之及壘曰

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

哀廿三

遷延之役諸侯

無功

襄十四

河曲之役趙穿出而皆戰呼而止故亦無

功

文十二

楚爲舟師伐吳不爲軍政

襄廿四

魯侵陽州無

軍政

定八

皆無功伍員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必

大克之

昭三十

楚以諸侯救州求帥賤多寵政令不一

故大敗單子劉子伐子朝于尹而單子先至故亦敗

俱

昭三十

子木遠以右師先子彊帥左師以退而幾爲吳

禽

襄廿五

清之敗左師次雩門五日右師乃從而樊遲

三刻踰溝

哀十一

何謂勸激而厲之自抑以作其怒者

皆是也勸道有四曰恩曰威曰忿曰身楚伐蕭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如挾纊

宣十

齊侯伐河內

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

定十

此以恩勸者也

晉圍偃陽荀罃謂偃與句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襄

十孫蒯追殖綽弗敢擊文子曰厲之弗如

襄廿

此以

威勸者也新里之役宋公巡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辱

昭廿

餘皇之役公子光請于衆曰喪先生之乘舟豈

惟光之罪衆亦有焉

昭十

此以忿勸者也齊侯親鼓

而士陵城

成二

莒子親鼓以獲杞梁

襄廿

荀偃士匄親

受矢石以滅偏陽

襄十

鞏之役卻克流血及屨鼓音不

絕齊侯三入三出出齊師以帥退

成二

鐵之役趙簡子

伏歿嘔血而鼓音不衰

哀二

東郭書先登

定九

陳成子衣

製杖戈而助鞭馬

哀七

范鞅用劍以帥退

襄三

烏枝

鳴請去備用劍以敗華氏

昭一

衛侯曰寡人當其半

定九此以身勸者也且夫賞當功罰當罪恩威之用勸

之大者也曰信曰同恩之大者也恩威行夫然後人

輕死何謂死凡遇強敵必有致死之人攻城必有先

登之士

如穎考叔敵無存東郭書鞏彌之屬

箕之役先軫免胄而入狄

僖三十三 彭衙之役狼曠以其屬馳秦師文 棫林之役欒

鍼亦馳秦師襄十 新築之敗石稷請止成 鄆陵之役

唐荀亦請止成十 華不注之逐張侯曰擐甲執兵固

卽死也成 故長岸之役子魚先死昭十 夫槩王曰今

日我死楚可入也定 文之錯執弓而先曰如牆而進

多而殺二人哀 是以吳王曰此同車國未可望也哀

而吳越皆有自剄之士定十 是故致之死地而後生

致亡而後存者皆死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文 賓媚

人請背城借一成 苑羊牧之使庚輿過烏存昭廿 范

召之受書 善甫兵法 世構堂

鞅烏枝鳴用劍

襄廿三昭廿一

是故卻至曰各顧其後莫有

鬪心我必克之

成十

鄆有虞心而恃城以敗于蒲騷

也

桓十

艾陵之役齊人歌虞殯具含玉尋約聞鼓相

厲以死

哀十

泓上之役彌庸怒姑蔑之旗

哀十

而敗

且獲者天也何謂物兵之變無所不有故物無所不

備穎考叔以旗螯弧先登

隱十

王黑以靈姑鈇率

昭十

乘邱之役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莊十

鬪椒之

亂楚子曰文王克息獲三矢伯勞竊其二盡于是矣

宣四

邲之敗知莊子抽矢菽納廚子之房以獲穀臣襄

老

宣十

公孫翩以兩矢門之而衆莫敢進

哀四

楚武王

授師子焉以伐隨

莊四

冉有用矛于齊師

哀一

范鞅烏

枝鳴用劍

襄廿三  
昭廿一

是以慶氏之士釋甲束馬而四族

介其甲以攻子之

襄八

齊武子失弓而罵

昭廿六

公徒

釋甲執冰而鬪戾逐

昭廿五

陽州傳六鈞之弓而顏高

斃者

定八

物失于身故也是故烏餘介于高魚之庫

襄廿

伯有介于襄庫

襄三

子重簡師爲組甲被練

襄三

雩

門

莊十

城濮

信廿八

以虎皮晉車七百乘鞮鞻鞅鞞城濮

伐木以益兵

信廿八

邲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

宣二

十

武城黑曰吳用木也我用草也不如速戰

定四

拳彌之

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哀廿五

物也是以晉惠公乘小

駟而還于渟物不便也

僖十五

棘澤之役晉求御于鄭

襄廿四

申公巫臣舍偏兩之一與其射御以教吳乘車

者

成七

物便也物莫急于食虎牢下令于諸侯曰修器

備盛餼糧

襄九

黃父趙簡子令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

將納王

昭廿五

吳伐齊城邗溝通江淮以輸糧

昭廿五

楚

伐宋築室反耕者

宣十五

是故楚人伐鄭子展曰楚師

遼遠糧食將盡必速歸

襄八

而申叔儀登首山以呼庚

癸者

哀十

物匱也城濮

僖廿八

鄢陵

成十

晉入楚軍三

日穀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宣七

吳人食楚人之食而

從之

定四

衛太子獲齊粟千車

哀二

鄭人取周之禾麥

隱三

諸侯取鄭禾麥

隱四

白公曰焚庫無聚

哀十

而楚取陳

麥者

哀十

因物于敵也斬行栗

襄九

伐雍門之荻

襄十

井裡木刊者

襄廿五

耗敵物也楚人子鄭金盟曰無以

鑄兵

僖十八

不以物于敵也且夫資于水火以克敵

物之大者也是故吳防山以水徐

昭三十

知伯決汾水

以灌襄子

襄廿七

秦毒涇以死諸侯之師

襄十

廩邱

召也

兵法

大

世楷堂

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定入

鄭子駟盟國人以焚子如

之軍于市

成十

諸侯焚齊雍門四郭申池之竹木

襄十

入

尹文公涉于鞏而焚東訾

昭廿五

楚焚吳師于麋

定五

陽虎焚萊門驚魯師以犯之而出

定九

子路欲燔臺半

以舍孔叔

哀十五

工尹固燧象以奔吳師

定五

何謂變非

常之謂變故曰濟變有術處變事知其權是也楚武

王卒鬪屈除道梁澁營軍臨隨濟漢而後發喪

莊四

昭

王卒子間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子章立而後

還

哀六

子期逃王而已爲王

定四

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

定

棄疾殺囚衣之王服流諸漢而葬之

昭十

厨人濮

狗曰楊徽者公徒也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昭十

乾時之役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

莊九

鄆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范旬曰塞井夷竈而疏行首石首

納鄭伯之旌于殽中曰衛懿公不去其旗是以敗于

熒

俱成十六

趙鞅撫劍持帶劫魏舒之公

襄廿三

魏舒毀車

用徒

昭元

苦夷以殺女脅陽虎而魯師不敗

定七

北宮氏

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而滅齊氏

昭二

孟氏選圉人

之壯者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以免季孫

定入知莊子求人子以得吾子

宣十

魯求王子姑曹以

當子服何

哀

入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哀廿

司馬

子仲請瑞以攻桓氏

哀十

子家羈以日入憑作請許

季平子

昭廿

申包胥立哭七日夜以請救于秦

定茅

夷鴻以茅叛而東帛乘韋自請救于吳

哀

弦高以乘

韋牛十二犒秦師陽處父釋左驂以公命命孟明

俱

三十

楚子告息矢

宣

葉公胄免胄

哀十

何謂將將將

是也謀與法待將而行不得其將辟之前艦中檣後

舳百丈修五兩縣萬斛之舟具而使童子操焉可必

覆也魏子曰將將多術矣將以智以勇以能以功以

習以名以位以齒以世以下以怒卻穀說禮樂而敦

詩書

僖廿七

原軫尙德

僖廿八

則非智勇也孟明荀林父

見前敗則非功能也觀丁父彭仲爽俘則非名也哀十七

樊須弱而爲右哀十一則非齒也荀偃將中軍趙武將

上軍

襄十三

則非位也冀缺之父有罪

僖三十三年

則非世

也公孫寧以舊志帥哀十八則非卜也孫叔敖之邲宣十

二欒武子之桑隧成八則非怒也然而鬪廉荀吳以智

見前魏犢以勇僖廿八趙盾以能文六季札哀十年帥師伯

游以齒士句以習俱襄十三寢尹工尹以功哀十叔孫得

臣以下文十先且居僖三狐射姑文六公孫朝哀十以

世卻克成二子胥定四以怒齊帥賤而苑羊牧之輕之昭廿

三褚師圃敗之定九楚帥賤而公子光敗之昭廿不以

名位也晉從政者新而楚易之成十不以習也秦不

用蹇叔而敗于殽僖三楚不用申叔時而敗于鄢陵

成十六 不以齒也慶鄭吉不從而獲于韓僖十不以卜

也狼曠黜而死于彭衙文二不以勇也然而高固之鞏

以勇成二子玉之城濮以能僖廿屈瑕之羅以巧桓十

趙穿之河曲以怒

文十

艾陵之國子以世東郭書以

習

哀十

長狄僑如之鹹以齒

文十一 侵魯 時百餘歲

魏子曰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不可不慎也是以子瑕卒而楚

師熠

昭廿三

向魍逃歸而鄭取宋師

哀十

高克之河上

以嫌將者也

文二

文公憂得臣而楚殺之

僖廿八

是自棄

其將也宋取鄭師令曰有能者無死

哀九

叔向謂范宣

子曰子爲彼欒氏是亦子之勇也

襄廿一

是以析公雍

子苗賁皇謀晉子靈謀吳伯州犁謀楚

俱見前

皆遺敵

以將者也豫弗許而行

隱元

翟弗許而固請

隱四

慶父餘

邱仲遂邾

莊二 僖三 杞十三 僖廿七皆詳胡傳

權替于上則兵專于

下矣晉之命將也必于蒐與衆共之也衆人子之而

一人奪之陽處父所以侵官賈季所以作亂也文新六

軍無帥難其人而攝于下軍襄十慎之至也宦寺不

可以與軍故寺人貂漏師而齊亂僖二夙沙衛以索馬

牛還師而君子知靈公之爲靈也襄二

兵法跋

兵法亦勺庭讀左氏作爲法二十有二詳其目亦謀之屬也謀之屬曷爲言法謀在兵之先兵之後慮遠而不可猝見者命之謀謀在臨事者命之法涑水通鑑遇言用兵之法皆備載其委曲雖出于僞朝賊將苟有可用亦采錄不廢蓋兵以正出以奇用不軌于正不足以鎮紛不窮其奇不足以應變奇正皆備本未兼賅用兵之道于是乎神魏季李子曰兵謀兵法二篇與韓非內外儲同格如此文定非如此格不得

是卽謂先生以文法言兵以兵法作文亦無不可甲  
辰初夏吳江沈懋識

乾坤大略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之曰茅齋講書罷  
執杖臨前湄驅驢就茂草坐石讀古詞好鳥時來語聽之  
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  
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鬚  
眉如刀掣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  
天而號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  
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  
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  
統括間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

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  
劃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髭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  
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  
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  
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  
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煙巒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  
秋林若染是間一閒牧豎藜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  
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旣不肯塗  
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  
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槩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消沈於

嫩蘿弱薜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傅巖涓  
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窠今  
而後吾可以隱矣獻縣五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序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五公山人所著名曰此書者也  
予宰肅水時已鈔錄成帙讀其跋語謂十卷挨次而進各  
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又云一字不可增減一字不可顛  
倒慎勿妄生揣摩致啟參錯反亂定畫而細閱卷中往往  
事不歸類踳駁頗多心竊疑之未甚究也歲甲寅春暮山  
人之裔孫王懋亭茂才來饒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  
書原本因重校一周始知篇中錯雜重複之處爲後人所  
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是時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  
鈴攻守之術尤爲救時良劑予深喜得觀此書原本爰重

錄之以復其舊其所竄入十三條刪其重複另記於後以資參覽並以見前輩經綸世宙之作全體大用具有深心後人不得夸多妄爲增益云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天中節後十日辰州後學秦聚奎謹識於饒川官署

乾坤大略卷一自序

兵之未起其說甚長不必詳也已起矣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爲準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翦其支者云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擊虛則敵駭不及圖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聲先大振而遠近向風不觀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勝矣不觀黥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霸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

事之堅瑕又何足云

乾坤大略目錄

卷一

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上

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補遺一卷



乾坤大略卷一

畿輔叢書

獻縣王餘佑著

兵起先知所向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兵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  
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  
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  
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  
洛以拒楚酈生日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  
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  
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  
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

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樂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繩阨陘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

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壁昌邑吳攻梁急  
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  
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糧道梁  
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  
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  
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  
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  
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  
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

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卽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太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漢高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

上曰是力不足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  
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  
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  
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  
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此上計也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  
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  
沙陛下高枕而卧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

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  
計黥布東擊荊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  
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  
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

虞詡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  
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  
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  
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  
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

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  
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  
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  
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  
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袁紹等諸軍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  
誅暴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  
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  
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  
定矣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

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軒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壁深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曹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眾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

昭烈恥關羽之歿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鬪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田邱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

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眾渡淮至  
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  
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今將士家在內州  
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瘡  
創甚或謂不宜行肅又與尙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  
自行師疑不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  
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興疾而東以弟昭兼  
中領軍留守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  
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  
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

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愚亂也畏儉等迫  
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  
旣復令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眾心疑阻不張示威  
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  
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  
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  
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餘日糧保  
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  
據灑水閏月次灑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  
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

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來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騫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

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鴛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鴛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啟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皋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

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

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  
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  
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動擾天  
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  
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秦校原本  
無此條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  
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已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  
眾二十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  
卒使趙秋說屠洛及東夷烏桓各率部眾數千赴之攻破  
館陶眾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

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不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乎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

草土  
陳於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大眾隨之  
大敗秦兵斬越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景及裕弟  
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宏據廣陵長民爲刁  
逵參軍使殺逵據厯陽宏遠皆元黨也裕託以游獵與無  
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  
敕使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修孟景勸桓宏其日出獵天  
未明開門出獵孟景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  
斬之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景爲長  
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

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携滿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元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

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漲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將以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己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

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  
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  
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  
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  
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  
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  
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  
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  
戰未爲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  
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遂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遂

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舟步走其眾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賜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旣令彼無以測又於眾力不

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洵懼將士北  
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  
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景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  
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謂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  
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何以  
威物裕甚悅景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  
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  
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雖少自足一戰若  
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  
乘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景恚甚請死裕怒曰

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景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瑯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景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

尉三壘皆以兵戍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陣於南塘

宋休範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

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沉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趨臺城而自以大眾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眾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投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驢攻新亭甚急遂北趨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

頭勳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驢戰殺道隆勳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驢文豪等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秦校原本  
無此條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

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檄朝廷洵懼初  
道成以世子贖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贖爲  
左衛將軍贖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  
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  
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贖  
行至尋陽眾欲倍道兼行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  
邇畿甸留屯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  
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  
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一  
江山皆城隍也贖乃奉晉熙王燮鎮溢口道成聞之喜曰

真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眾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

屯壺關聲言討信都眾懼高乾曰吾聞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秣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

與同帳寢

秦校原本無此條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眾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

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  
眾號痛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  
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  
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  
眾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曾無法度終  
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  
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眾皆頓首曰死生唯命  
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  
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  
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

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敕勒酋長也嘗爲  
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  
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  
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  
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  
承平日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  
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  
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  
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尙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

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羊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軍事羊侃

爲軍師副之

秦校原本無此條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邱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陸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此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

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  
自岳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  
仙爲前驅趨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  
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寂  
若無人景眾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  
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  
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殺賊甚  
眾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疲疫死大  
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隋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

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  
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  
參軍王頰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  
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  
以儀曹傅奕曉歷星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  
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  
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詔汝敕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  
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  
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  
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

得身爲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頴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倡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斐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灊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羸離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

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鬪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帥眾數萬以討諒諒將綦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

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  
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綦良軍潰帝  
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  
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  
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  
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  
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  
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出西陘鍾葵悉眾拒  
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  
人持以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

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卽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頰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

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  
諒窮蹙請降頰自殺

楊元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元感與爲深  
交帝方事征伐元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寵遇  
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元感於黎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  
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曰主上無道  
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sub>劉</sub>君等起  
兵以救民水火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  
唐禕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  
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

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禱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策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爲

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  
勒兵爲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  
水西入元挺逾却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  
皆執單刀柳盾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  
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  
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戰敗走元挺不追宏策退  
收散兵復結陣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  
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  
餘皆歸於元感元感每誓眾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  
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

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

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李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

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  
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  
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  
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趨長安  
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  
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  
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  
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  
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

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  
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  
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  
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  
晉陽誓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眾以從  
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  
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  
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  
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淵覆書以驕之自是信使

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於始畢可  
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  
等亦以爲隋兵尙強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  
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  
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  
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  
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以號令天  
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  
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  
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

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得不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語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至淵

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壘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眾以官不勝

於用兵乎

秦校本無此條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

前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  
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  
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  
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  
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  
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  
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  
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  
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  
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

車 廿 月 夕 一  
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軍應

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壁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脊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秦校原本無此條

鄭祇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求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

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曰宜急引兵趨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

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病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

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  
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賑貧乏或曰軍食  
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  
同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  
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謹呼願  
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  
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爲烽燧訶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  
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  
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  
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

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  
晔謂裘甫曰向日從吾謀甯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  
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  
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眾尙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  
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踈跌  
殘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  
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  
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  
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晔等械甫送  
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

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更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儒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秦校本無此條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安戍兵少宋前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

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  
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  
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  
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  
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  
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  
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  
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  
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

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

大悅

秦校原本無此條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

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

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尙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秦校原本無此條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槍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

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浙江相君方面旣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

秦校本無此條

伯顏破二郢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互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

蕪口夏貴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鶴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

涯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朮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隨後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

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船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

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  
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  
不戰而走

乾坤大略卷一終

乾坤大略卷二自序

兵只一道耶曰不然所向旣明則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項羽戰章邯於鉅鹿而後高祖得以乘虛入關鍾會持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以踰險入蜀故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卽有時正可爲奇奇亦可爲正而決然斷之曰必有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黯將也名之曰棄師不觀之蘇氏抉門旁戶踰垣之喻乎其論甚精無以易也昔劉濩之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

丹兵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移軍  
欲向延津而潛以輕兵襲白馬用此道也然則用兵者慎  
勿曰吾兵可以一路直至而無煩於旁趨曲徑爲也是以  
人國僥倖也戒之哉

乾坤大略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龐涓仕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  
不控拳救關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  
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  
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於魏也  
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  
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  
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救之是吾代韓受

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想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爲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辭歸至國卽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執豹定魏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  
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必  
爲二子所擒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  
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戒  
曰俟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  
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  
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於是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漢王走河北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向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

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耶卒破延岑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猝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曹操將擊烏桓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眾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卽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沔下澶滯不通敵亦遮守谿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尙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令疇將其眾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乃知之尙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

山卒與敵遇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

馬超韓遂眾十餘萬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乃設計以離間超遂方與克

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  
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  
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先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  
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  
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  
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敵至  
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  
使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鍾會伐蜀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

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斜徑  
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  
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  
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  
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  
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黃崇屢勸瞻速行據  
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進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  
南道險狹眾欲從北道翰曰敵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

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統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統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大敗諸軍乘勝遂入丸都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

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  
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  
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  
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闕此似是而  
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  
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温拜表卽行

秦校原本  
無此條

桓温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  
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  
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  
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

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  
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  
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  
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  
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  
所憂非獨無食已也温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進至枋頭  
後卒爲慕容垂所破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溢口沙庭以擊西燕標  
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據守聚糧臺壁遣  
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

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陣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

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

秦校原本無此條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

草上二日夕二  
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  
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  
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  
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  
萬謀襲平涼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陽王嘉  
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  
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  
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均口馮道根  
曰均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

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成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爽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

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帥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詔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互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

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  
公宜嚴陣以待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掩破其壁  
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  
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燄漲天素縱  
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  
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  
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  
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  
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

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元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比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

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眾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勅諸將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

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  
兵大潰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  
於易州李存審曰彼眾我寡彼騎多我步多我不利於平  
原嗣源曰彼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彼抄吾糧我  
先自潰也不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敵則據險拒之遂踰  
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  
契丹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  
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過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  
齊進契丹兵始卻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

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  
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  
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趨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  
圍解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  
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敵主雖死黨眾猶盛各據堅  
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  
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隘粟少民殘無以供億  
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  
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

爲北京留守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兵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眾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浮橋上設敵柵三重沿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沂流而上慎勿

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  
卽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鎮江三十里舍舟  
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  
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  
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甯江城彥儔自  
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  
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  
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  
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  
之棄寨而遁遂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

引眾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  
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  
破之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  
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  
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  
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降表  
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此凡六十六日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  
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  
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

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旣次涿契丹南  
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  
以脇餘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  
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  
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  
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  
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  
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  
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  
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

漣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

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阻之

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

董收招曹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  
行在

乾坤大略卷二終

乾坤大略卷三自序

兵之進也固有所過城邑不及下者矣必以戰乎曰非我樂戰也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卻之蓋兵旣深入則敵必併力傾國以圖蹂盪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鬪一爲所乘魚散鳥驚無可救矣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眾喪膽我軍氣倍志定威立而後可攻取以圖敵古所謂一戰而定天下其在斯乎漢光武之於昆陽唐太宗之於霍邑可以觀也昔沈田子以千餘人遇姚泓數萬之眾於青泥其言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不敵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不如擊之遂敗

泓兵此深合機要百慮不易之道也

乾坤大略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上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

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固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鞠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圍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

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救諸營皆按部勿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

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慄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  
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王郎兵起光武渡滹沱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  
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  
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  
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  
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  
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  
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  
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

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軍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眾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廬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

泥八月太尉裕至閔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張巡至真源哭於元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邱與賈賁

合初雍邱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死  
張巡兼領賁眾勸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至城  
下眾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  
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  
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  
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  
積六十餘日大小二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  
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神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  
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

迴不進形見情露只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  
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  
稍北斂游騎增壘自衛

乾坤大略卷三終

乾坤大略卷四自序

戰固無疑矣然不得其道禍更深於無戰古有百戰之說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將從何處說起耶曰吾言吾初起之戰焉耳以烏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廣原堂堂正正而與之角不俟智者而知其無幸矣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李密之破張須陁以羣盜用寡以覆眾因弱而為強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舉萬當不然者必敗



乾坤大略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  
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伏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戎師大奔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

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旬滢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

楊窻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滅庸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

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  
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  
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  
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  
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衛殺馬於隘以  
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遂入齊齊侯駕  
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  
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

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

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

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秦圍闕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言道遠險隘難救趙奢曰道遠險隘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帥大喜奢旣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厯請諫奢進之厯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厯

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士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

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欲與羣臣議還，荀彧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

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涓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抄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許攸犯法奔曹說曹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

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守營自將五千步騎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曹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必不拔若瓊等見獲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燒其糧穀張郃高覽降曹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

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虜雙

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大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眾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

屬焉今刻日來攻此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  
宜且勿出示之以法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守  
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桮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  
矣末桮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  
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  
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桮逐之入其軍門  
爲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  
里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  
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

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還

周法尙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尙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尙奔於陳僞告猛曰法尙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關志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尙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急進法尙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

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尙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免

李密說翟讓攻下滎陽諸縣隋遣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向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陣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李密取興洛倉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  
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  
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陣於石子  
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  
衝之隋兵大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  
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  
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  
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  
我將無遺類矣爲今之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

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皆驚潰休哥創遁契丹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

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大敗之因呼俊爲鐵山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

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同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韓世忠至揚州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將軍聶兒勃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堇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

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搃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

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

之金兵還和州允文知亮厥明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  
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  
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  
若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  
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  
其軍趨揚州

乾坤大略卷四終



乾坤大略卷五自序

戰失其道未有不敗者得其道未有不勝者勝則破竹之勢成迎刃之機順矣自此招攬豪傑部署長吏撫輯人民收按圖籍頒布教章所謂略地也顧其策何先曰是有機焉蹈之而動耳不煩兵也昔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不能下使非納蒯徹之說以侯印授范陽令而使之朱輪華轂以驅馳燕趙郊則三十餘城烏能不戰而服乎善乎李左車之對淮陰也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餘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疲其實難用今以罷弊之卒屯之燕堅城

車出...  
之下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爲將  
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於  
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  
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至今  
思之雖孫吳復生何以易焉而要非戰勝之後則斷不及  
此何也勝則人懼吾威而庇吾勢利害迫於前而禍福怵  
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  
言勸眾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此又  
不可不留意也

乾坤大略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足下必攻得然後下城戰勝然後得地而今有策可不動而下數十城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若不殺而以侯印授之使之朱輪華轂馳驅燕趙郊燕趙人見之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則燕趙諸城可勿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秦遣兵拒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

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韓信破趙獲李左車問計對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服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  
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  
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  
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詭眾未知所出望見道  
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  
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  
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  
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  
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

軍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間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

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  
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  
雖有悔恨亦無及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  
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  
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  
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  
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  
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  
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

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豨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遠方先附者受上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曹曹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

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  
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  
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  
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  
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  
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獲不復反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讜守圍城與肥  
城麋溝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白曜將兵赴青

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  
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  
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  
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  
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  
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  
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  
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  
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  
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

周韋孝寬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  
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  
於武陟與尉遲迴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  
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字文忻崔宏度並受迴饗金堅以  
爲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  
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  
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  
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郢公以下莫不驚  
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  
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

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遣之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輪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請上許之宏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

苦心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誦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

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  
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潛語寨中人云僕  
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尙書救汝汝若投兵迎  
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  
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  
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  
周視塹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  
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  
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之引兵圍  
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

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寨中餘眾悉出降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卽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逼之眾投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且焚寨使降者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眾鉤出之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穀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

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至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眾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眾皆不應明且諸寨呼謀爭出羅夫子自芻眾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陳敬

瑄梟諸帥於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邕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邕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畝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按之刺史以憂死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要害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餽餉奪其俘

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人心皆思歸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疲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

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待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  
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  
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且出洵虜薄暮乃還曾無守備  
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洵虜者稍  
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  
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  
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  
禁諸寨洵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  
乞招安之事宜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  
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送招安寨

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  
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  
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  
卽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  
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眾大亂淄青附之  
彌大檄韓世忠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爲四隊布  
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  
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走潰乘勝逐  
北至宿遷賊尙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

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眾萬餘真定懷衛間金兵甚盛方密修戰攻之具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

岳飛奉命討楊太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

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  
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  
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  
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  
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  
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瓊令無功飛  
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  
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  
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  
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

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也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初金唐鄧行省恆山公武仙次兵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犄角謀迎

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遁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武仙於馬蹬山降其眾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

破離金砦則帖山沙窩孤立也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丁順復破黑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帖山駐軍其下當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眾果登帖山及半文彬麾旗兵四起仙眾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

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授方略明日  
攻石穴雨夜蓐食起行晨至石穴時雨未霽文彬患之珙  
曰此雪夜擒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  
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  
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眾七萬  
珙還襄陽

乾坤大略卷五終

乾坤大略卷六自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當奉之以爲主至於要害之地我不  
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勢相禁於是反旗鳴鼓  
以試吾鋒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塊也昔高帝長驅入關  
已行過宛西張良云今不下宛而西進前有強敵宛乘其  
後我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夜迴兵圍宛克之遂得前進  
無慮夫以深入重地之師計必制敵之死命而留中梗以  
貽後患豈良圖哉古恆有軍旣全勝而一城扼險制吾首  
尾幾覆大業者皆由於謀之不早也狄青之取崑崙神矣  
不然屈力殫貲鈍兵挫銳之戒豈不聞之吾知有不顧而

草井ノ田久ノ目月

疾趨焉耳何必攻

乾坤大略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之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  
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枸邑祭遵軍汧吳漢等屯長安馮異  
引軍未至枸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  
遣巡取枸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  
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壓境狃於  
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  
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  
巡不知馳赴之異卒起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

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并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  
悉叛囂降漢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囂  
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  
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  
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  
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  
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  
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

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  
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  
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當天下六分  
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  
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  
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  
憂矣

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  
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  
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

破也

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擊之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降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徧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擴境

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關羽討樊威震華夏孫權與羣臣議所伐權曰今欲先取徐州何如蒙對曰今操撫輯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  
權善之

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陸抗急圍之晉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

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眾赴西陵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  
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  
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對曰曜  
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  
略臨之彼必望旗奔北平定天下在此一舉矣勒笑曰卿  
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  
自統步騎濟自大碣謂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沮洛  
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至成皋見趙無守兵大喜

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誓之間卒戰於西陽門外擒曜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之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可不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人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

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  
率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  
西伐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鈎取爲薪  
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眾二萬  
人皆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痛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李密說翟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  
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  
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  
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

唐太宗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

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爲長孫無忌所阻卒無功而還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

糧道或說晉主請先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成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旣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客座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

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渡崑崙關既度大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槍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槍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張宏範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

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

乾坤大略卷七自序

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爲難汛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爲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豨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舊京而守雒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爲可笑試取當日諸巨公奏議觀之了然矣



乾坤大略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擒萬餘人恂與

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  
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  
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眾不附若袁術  
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  
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誘之以利  
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  
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  
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  
使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鎮

撫郡縣江南悉平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眾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

之奈何謀因說馥舉冀州讓紹馥性恇怯然謀計馥長史  
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  
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饑殺奈何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  
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  
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  
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  
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眾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  
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此條見一卷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勸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尙爲兗

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尙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陳宮說張邈張超  
叛曹迎呂布爲兖州牧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范  
東阿三城不動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  
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  
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  
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士所宜詳擇也夫布粗  
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  
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  
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泣涕

許之遂殺汎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祇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人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

布東奔劉備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

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勇以道御之焉無所不可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焉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相守月餘操引還長安

曹爽與夏侯元兵十餘萬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互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之魏兵不得進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獲也恪從之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阻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謂我並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敕毋邱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克乃引去

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  
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立  
待也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  
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  
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  
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  
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  
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  
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

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璜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謀已言上趣之出兵果敗

張巡守睢陽爲東南屏蔽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犛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嶧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

吏民避賊而率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整賊不敢逼

王稟守太原黏沒喝攻之不下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叛卒導金人兵入南北關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陳規守德安中原郡縣皆失守獨此一城存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

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守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將等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行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大潭孫偃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人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圍轉戰

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  
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壞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  
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  
斬金軍分爲二元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  
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  
生兵踵至璘以駐隊矢迭射翼日敵命攻西北樓又卻之  
玠急遣田晟相救金人宵遁玠遣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  
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  
士田爲久留計不妄動矣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

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

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麟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

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與知府陳規共守諸將欲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吾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卒克大捷

孟宗政守棗陽金師完顏訛可步騎薄城宗政百計禦之金人屯城下八十餘日氣已竭宋師敗之於灤河又敗之城南金人遁追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

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倉廩賑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由是威震境外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不至至是詣玠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請於朝而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

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又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詔孟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在皆以捷聞珙奏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於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利害備禦宜爲藩籬三層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

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琪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孟珙兼知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

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匯畜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汚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

以奏付尙書省平章尤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國勢益衰

此條見一卷

呂文德守鄂有威名叛將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

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從之遂徵兵諸路  
命阿朮與整經略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  
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  
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不信識者笑之劉  
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  
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  
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  
以困襄陽

乾坤大略卷七終



乾坤大略卷八自序

隆中數語野夫常談然亦曾有取其言細求之者乎今其  
言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  
荆益保其巖險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  
理天下有事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  
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天下規模孰大於是所以當時英  
雄所見略同周瑜既敗曹瞞因言於孫權曰今曹操既敗  
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  
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所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

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江南形勝可以進窺中原者其論蓋本諸此厥後六朝勝敗不常力皆不副至於南宋諸公有其言而無其事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及重鎮襄陽以係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勢居西北足以控制東南居東南不足控制西北等語俱關至極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若夫朝廷之上置中書以總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緩急之序崇大體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志處處嚮風斯立國之初政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嗚呼盜賊之與帝王無俟

觀其成敗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同矣



乾坤大略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

圍一年峻兵才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

陝浚大悅 此條見一卷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浚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夔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

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福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見遠也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已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眾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眾

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不力是以知其不足  
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  
前執政議攻戰備禦綏懷措置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  
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  
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  
馬旣退遂用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  
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  
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  
退宜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

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枝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勝無如建康舊

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勸營  
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  
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  
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  
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恃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  
先也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  
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  
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  
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

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  
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  
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  
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則率然  
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  
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  
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  
則天敗我也衝壁與櫬之禮請備以俟

乾坤大略卷八終

乾坤大略卷九自序

干戈屢興民不安業郡縣蕭條無雞犬聲大兵一起立見此景語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非虛也如此而擁大眾以征伐掠無可掠何況轉輸乎占所謂百萬之眾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憂昔漢之興也食敖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利今天下俱匱既無秦隋之富以貽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成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於此處求之無煩詳載也

草井ノ男ノ自序

乾坤大略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軍取給蒲羸棗祇請建置田官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給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餽餉之勞

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

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

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恆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岳飛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

臣侯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此興矣

乾坤大略卷九終

乾坤大略卷十自序

君見搏虎者乎平原廣澤不憚馳騫以逐之至於虎負隅矣則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鬪鮮不傷人矣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於勢成敵境日蹙而力亦日專此亦負隅之虎也吾欲一舉而斃之豈可不厚爲之防哉昔周世宗旣平關南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卒還師宋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陞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

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  
每捷奏至帝訝其進軍之速後果以諸將貪利輕進至涿  
竟爲耶律休哥所敗非明鑑耶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  
力謹其制利其器然後堂堂陳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  
索乃全勝之術也不然吾甯蓄全力以俟之經綸庶政振  
舉遠猷大勢既定彼將焉往哉

乾坤大略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縉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物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爲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

章士才  
一  
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

大軍已集當乘兵鋒搏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北方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尙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

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陣懷恩陣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陣平原戰而不利則蓋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乾坤大略卷十終

跋

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然亦一時俱有各卷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蘊皆須發明皆待接補其爲機也甚活其爲用也甚廣其爲體也甚約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每摘其一字可作十日讀百日想也故曰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須先識活局而後識是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諜鄉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少者則各

有專書不在此例矣

乾坤大略補遺自序

十卷中至矣盡矣尙須補也與哉曰爲十勝而設也江南  
脆弱誰不聞之然迹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  
何如耳遂併其佐勝之著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此外仍  
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兵略最精不可不一覽

卓士 丁巳 不 並 自 月

乾坤大略補遺一卷

補遺

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元有肥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

甘甯自黃祖亡奔孫權乃獻策曰今漢祚日衰曹操終爲篡盜荆南形便誠國之西勢也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曹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

昏耄已甚財穀并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  
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  
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千里士  
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  
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  
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  
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  
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  
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曹所先

孔明說昭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周瑜謂孫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軍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

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病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眾數雖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曹操既破還瑜復見權曰今曹操既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

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

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建以旌旗豫佯走舸繫於船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軍走遇泥澹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甯徑進取夷陵守之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餽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  
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又餓以爲逃士眾豐飽大懼後  
趙運糧餽豹逃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逃使潛進屯封  
邱以逼之逃鎮雍邱後趙鎮戍歸逃者甚眾先是李矩郭  
默等互相攻擊逃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逃節度詔  
加逃鎮西將軍逃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  
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  
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泣  
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皆叛後  
趙歸晉逃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

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桓温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温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王健遣太子萇等率眾五萬拒温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温轉戰而前進至灊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

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慰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

徒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亡失以萬數苻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温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成阻洛澗爲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

等水陸俱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慨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彼眾我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

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  
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沃饒可  
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  
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  
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  
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旣死嗣子  
暗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  
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  
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

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胸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

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  
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  
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  
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旣不能逆戰  
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  
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  
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  
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  
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胸聞晉兵  
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

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退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能救今散卒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

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偪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范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

不暇何能救人耶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帥眾皆以齡石資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

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已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眾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舟步進賊望風奔

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  
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  
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  
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  
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  
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  
又乏若復與裕爲敵救南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  
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

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  
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  
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唯社稷是利豈顧一女  
子乎嗣乃遣長孫弼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  
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碣礮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  
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  
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旡率仗士七百人車百乘  
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  
事畢使豎一白牀裕先命超石戒嚴牀舉超石帥二千人  
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

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走潰斬其將阿薄千魏主乃悔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閬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

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噪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  
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此條見三卷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  
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  
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  
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旣登卽密使人解  
放艦渭水迅速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  
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  
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眾騰踴爭先大破  
姚丕軍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妻子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

此條見七卷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

離齊遣將崔慧景救之劉景王肅眾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行等自外擊之魏解圍走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對曰昔世祖以同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士不關一塵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尙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未克其一

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  
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  
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  
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  
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  
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梁領軍曹仲宗直闔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將  
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才二百人放免胄下馬  
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  
將軍元昭等帥眾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

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尙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遂與諸將連營而進

褚裒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任事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都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乃加裒征討大都督裒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

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哀哀遣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哀退屯廣陵陳達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哀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哀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

書諫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據河北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旣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尙千里滑臺尙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厯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兗青大亂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明徹決策請行故用之輒有功初尉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

制之甚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招募以拒陳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法氈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眾

悉降。

乾坤大略補遺一卷終

